

UNREAL PREGNANT

CHEN JINGYU

ETHNIC NATIO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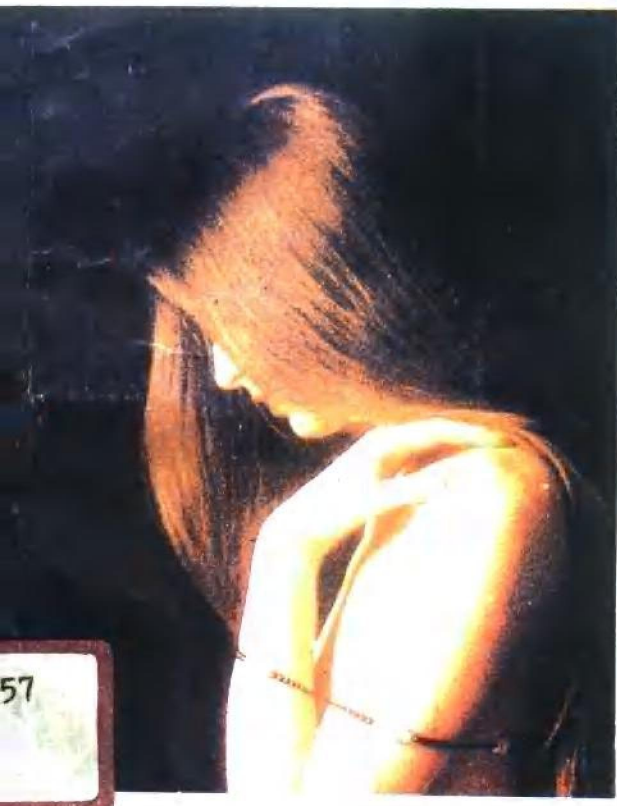
PUBLISHING

HOUSE OF GUANGXI

虚

孕

陈
静
喆
著

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虚 孕

陈静 著

☆

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6 8.1 印张 5 插页 165 千字

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.000 册

ISBN 7-5363-0999-6/I·207 定价：3.30元

目 录

- 虚 孕..... (1)
 - 黑 狮..... (62)
 - 青铜鳗鱼..... (116)
 - 欲 孽..... (171)
 - 死 灰..... (224)
-

虚 孕

一

天燥热得很，熏风从右江河谷涌上来，一点儿也不凉爽。满山满岭蒸腾着阳光和山花的混合味。一个青年男子骑着黑骊马从林子里钻出来，人和马都汗津津的。

他戴着窄沿草帽，上身长袖恤衫，下身帆布工装裤，一支霰弹双筒猎枪横在裆上。半年前他还是一个脸蛋白净的小生，如今简直成了胡子拉碴的壮汉了。乍一看，象西北荒原上的粗犷骑手。这时，马仰头打了个响鼻。他的视线越过山湾那片高过马头的苇丛，投在河边一线砂砾上。

“女人！”他心里惊叫了一声。

一个女人正在河边徘徊着，不时望着水，望着山，望着天。

附近一、二十里内没有村子，满是大山密林。她从哪儿来？一种莫名其妙的思绪使他策马走进那片苇丛。

他象豹子接近猎物那样趴低身子，尽管人在马背，尽管苇梢在河面吹来的风里不住地弯腰，他隐蔽得很严。

她想洗身子么？怎么不脱？等什么？

心卜卜地跳，他想可能会见到那个女人的裸体。“你妈的！摸女人大腿的畜牲！”他心里仿佛有一个人恶狠狠地对着他骂。他浑身一阵羞愧的臊热。女人并不脱去衣服，却缓慢地向水里走去。

投水？！他一策马，箭一般射出苇丛。马刹住急骤的蹄子时，后身打横着冲到前面，马头调了过来。

听见响动，女人转过脸来，见马背上有个目光灼灼的男子，不由止住步。她的半截身子已经浸在水里，流动的河水在她腰际激起浪花。看样子是个山村妹子。一身藏青的棉布衣裤，可能未到二十岁，身子单薄，脸色苍白，眼里充满哀伤。他在林场边沿的山村插队时，见过这种缺乏营养发育不良的妹子。

他们对视着，谁都没有说话。

山妹突然往河水深处猛地一扑，和流动的河水翻滚在一起了。他从马背上跳下来，草帽和猎枪飞向一边，一个打挺，跃入河里，很快抓住了她。然而手腕却被她狠狠地咬了一口，痛得他松开了手，再次将她抓住时，他扭住了她的双手，把她拖上岸来。

她湿漉漉地卧在砂砾上，问她什么也不答话，只是嚤嚤地哭。他在一旁坐下，用手抹着脸上的水。

骗马不安地刨着蹄子。

终于她抬起头来，散乱的长发蒙住脸，说：“你肯不肯要我？”声音轻似蚊呐，发音带着这带山里人浓重的鼻音，极费神琢磨才能听懂。

“要你？”他一下子站了起来。他真以为自己听错了。

“你不要，救我做什么？”她又站起来，跌跌撞撞要走向河里去。她究竟遇到了什么不幸呢？他赶去又一把拉住她。她的手被抓痛了，但挣不脱。她瞧着他那只骨节粗大，青筋暴突的手，目光往上移至他的脸庞。这时，他才感觉到她的手细嫩。象被灼了一般，他不好意思地将手松开。

“好吧！我尽量帮你！跟我走吧！”

他捡了枪和帽子，把她抱上马去，自己骑在她的背后，扶着她，马迎着风，沿着河边跑起来。河对岸偌大一片乌云黑压压地顺风逼来，看得见雨帘已经在那边垂下，一场阵雨很快会风卷而来。驢马被踢了一下，飞快地往前直奔。

他的一条手臂揽住她的腰身，箍得贼紧。马背颠簸，她柔软渲润的肉质感，透过衣襟，在他的臂弯里跳荡。她的长发拂在他的脸上，他眯缝着眼，不停地扬脸避开。一股撩人的女人身上的汗味儿直往他鼻子里钻。

女人！这可是真家伙！

去年，他勉强算得上与林惠玲有几个月的来往，可是他敢对天发誓，他没碰过林惠玲一根毫毛！他从来没

想到女人给予他的感触，会是马背上的这个样。林惠玲给予他的，是一个虚幻的梦。他记住他们相识的情形，那时，先进生产工作者的红榜上了橱窗，上面有他的名字，刘常，有他的照片和事迹。一个星期六的下午，他出车去县城。她在车库前头等他的车子过来。“你是去城里吗？”他有点诧异，别人要搭车都称他“师傅”，而她却称“你”。一个“你”字，缩短了他们的距离。仿佛早已相识。他看见姑娘一副很好的身材，一张还带稚气的红扑扑的苹果脸。肩挎一只草绿帆布挎包。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，看自己的脚尖，褚色的皮凉鞋头有蝴蝶的贴花。那次，他知道了她的名字。她是林场子弟学校新来的教师。以后她回县城的家里过星期天，经常搭他的顺风车。他们的甜蜜感情的最高纪录，是被她拉到她的家里吃过一餐丰盛的饭菜。后来，她却莫名其妙地冷落了他，尽量地疏远他。宣告他们彻底分手的，是一个始料不及的灾难。那天，天色已晚，夕阳映在场部背后的山峰上，谷地里一片灰蒙。城里航运码头来电话说，有两吨树籽运到，怕夜间有雨，要林场即时派车去拉。副场长游大任叼着烟来找他，要他出车。他厌恶这个领导，然而，他没有理由拒绝对方派给的任务。游大任说看见林惠玲象在等车回城里去，要他顺便把她捎上。并说不用到车库去要车，欧仁兴刚出车回来，那辆车子还停在外边，很方便。车子发动起来的时候，林惠玲走了过来，和他对视一眼，就坐进驾驶室里，车子刚要开出场部，搬

运工吴亚东又大喊大叫地追上来，说晚上要住城里，接明早乘早班车到达县城的岳母。姓吴的抓住车边儿往上一翻，就进了后车厢，隔着车厢与驾驶室之间的后视窗上的那块方形玻璃，对刘常傻笑。车子沿谷地走出两公里，下一个急弯小坡，车子突然失去控制。车翻，吴亚东被抛出数丈，口吐鲜血，送医院几天后断气。随后谣传，吴亚东在昏迷中曾胡言不断，说车祸前从后视窗见刘常开着车摸林惠玲的大腿。刘常及林惠玲矢口否认，吴亚东死而无对。吴妻追着刘常要打要杀。汽车开不成，场部亦难呆，于是刘常被发配进山里看林子，也算暂且回避吴妻的吵闹。刘常这一进山，与林惠玲再没有见面。据传，她趋炎附势，已经和游大任领了结婚证。完了，一切都完了！几个月的聚散，想来象一个谜，至今不得其解。

二

大雨追赶着他们，驷马奋力地奔跑，离开了河岸，拐进一个山谷。谷地两边的山坡上，满是密密实实的杉树林。谷底的溪旁卧着两排歪歪扭扭的平房，树皮和油毡的房顶长出了蔫巴拉几的狗尾草，窗扇早已脱落，空洞的窗棂象挖去珠子的眼坑。而茂盛的芦苇和灌木，已经够到檐下。这块十年前伐木人的居留地，早荒芜得不成样子，如今已成为蛇鼠狐猫的世界。也许若干年后，

附近再采伐一批木材时，这里才会元气再生。

平房的后面立着一幢木楼，是山民称做“麻栏”的人畜上下并居的那种房屋。当年伐木队撤走时，林场留下一个老头看山，特地盖了这幢木楼。半年前，刘常来接替了那个老头，他成了这幢木楼的主人。

冒着雨，骗马拴进楼下，他们两个手脚并用地走上粗糙的没有扶手的楼梯，上到楼上时，成了十足的落汤鸡了。站在那儿脚下都渍一大滩水。

山妹打量着这陌生的单身汉的简陋的住处。刘常抓了一张毯子扔给她，要她把湿衣服换下来，不然，这里是难以找到医生的。

她顺从地走到屋角，脱了衣服，身上裹着他的毯子，却不到火塘边上来，她倚着窗子，时而看着窗外风雨咆哮的山谷，时而看着火塘这边。他换了衣服，正在火旁烤着她的衣服。

衣服烤干的时候，锅里的水滋滋地响了。他把衣服扔给她，从梁上挂着的半边兔肉割下几块，丢进锅里，加进油盐，水滋滋地滚沸时，又撒下一把面条，用筷子搅动几下，然后洗出两只碗来。她窸窸索索地穿衣服的时候，不时警觉地看着他。无论她脱衣服还是穿衣服时，他都非常自觉地转过脸去，不往她这边看，专心致志地做他的事，仿佛没有她的存在。她觉得，他是一个好人。

听到刘常叫她过来吃面条的时候，她利索地凑到火

塘边坐下了，边吃着，刘常边问她，你是哪里的人呢？是坡龙？还是那塘？凤歧？这些都是林场边沿的一些村寨。她瞧了他一眼，半晌，摇摇头。再问，还是摇摇头。

摇头！这种人只会摇头！问什么都一无所知。早几年刘常在游大任的家乡坡龙插队时，最痛心的就是这个！深山里穷，孩子难得上学，尤其是女孩子，目不识丁。刘常心想改变这种沉闷的气氛，增长大家的见识和学文化的兴趣，赶圩日买回几张报纸。一天，趁在梯田劳作歇息时，正要给大家读，一个额窄黑瘦的矮小青年把报纸抢了过去。据说他去公社读过几年小学，认得字，极不甘心刘常在村人面前逞能。“你来接受贫下中农教育，还是来教育贫下中农？”黑小子问着，故意慢腾腾地卷一支喇叭烟点上，然后读报上一条新闻：“柬埔寨局势令人注目，金边政权世风日下……”好家伙！“柬埔寨”成了“柬埔寨”。

刘常领教了那黑小子的“柬埔寨”再教育，他就一辈子记住了黑小子的名字：游大任！游大任是唯一不肯摇头的别人绝对沾惹不起的一个邪种。刘常讨厌游大任，超过讨厌那些只会摇头的人。

刘常和山妹默默地吃着面条，一时没有说话。刘常想，看来她是不肯说，自己是哪里人，那有不明白的？除非神经病或蒙童。要是游大任在这儿，或许能认出她来。

她饿得慌。胃口极好。狂风骤雨在山野里打着滚，草木象痴人的长发舞动，木楼嘎嘎作响，她全然不去理会。

他们吃饱放碗时，阵雨消遁而去，晚霞在西边的山顶燃烧。刘常看一眼天色，对她说，今晚必须把她送回家去。再问她家住哪儿，她还是不肯说。问急了，她便捧脸伤心地哭，絮絮囁囁。好半天，他大致听出一个意思：她十七岁，没有丈夫，却已经怀了起码三个月的孕，惟恐肚子隆起，村人发觉，于是出走，在外已有两天。如遇不到肯收留她的男人，她只有死。他顿时张口结舌，嘴巴张得象一个黑洞。

刘常走到窗口那儿，回过头来看着她的脊背，那简朴的衣著下藏着的瘦小的身子的轮廓，使他想到弱嫩的秧鸡。而这样的身子却已经在负荷着一团未显眼的累赘了。悲怜和愤懑笼罩住他的心头。在她身上播孽种的是怎样一个男人呢？又有哪个男人肯收留她，背起她身上那个黑锅呢？既不能送她回去，又不能睁眼看她寻死，他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。

天色渐趋灰暗，刘常越发焦躁不安。今晚最好是将她送到场部的招待所去，然而有二十七、八里的山路，刚下过雨，天黑路滑，什么时候才走得到呢？看来，要去场部，得等明早天亮。

三

山谷的夜，万籁俱寂。附近漆黑的山林偶尔传来一两声野兽柔长的叫声，增加了夜的压抑。刘常在楼下点燃了驱蚊的青蒿，给骗马的槽头加了草料、糠籽，走上楼来。她已经钻进楼上那唯一的一顶蚊帐里去了。他站在屋中央，反而变得象外人一样拘束，搓着手，不知做什么才好。见鬼！还会有什么要做呢？他这样想着，给火塘添进几块劈柴，就在火塘另一边为自己准备的一张雨布上躺下了。

暗红的火苗使屋顶变幻出摇曳不定的影子仿佛她在那儿朝他俯视。他闭上眼，竭力不要去看。然而，他的思绪却越发的大胆起来。他想象自己朝她床边走去，撩开蚊帐，看见了脱得精光的她。一点也不丰满！秧鸡！肚子瘪瘪的，还说有三个月了呢！

那么，伤害她的是哪个混蛋呢？他又这样苦苦地想。

他转过身来，隔着火塘，偶尔看见她伸出蚊帐外面的那张面孔，那双映着火光的眼睛，象两颗发亮的宝石。他的血脉一阵骚动。再朝她看去时，那张脸已经不见。他坐起来，真想走过去。“你他妈的狗人！摸女人大腿的畜牲！”他心里仿佛有一个人又恶狠狠地对着他骂。他不禁恼怒，心里与那个无形的人相骂：“谁摸女人就

他妈是畜牲！”复躺回去。良久，叹了一口气。

他觉得她在蚊帐里蠕动了一下。于是，他对她说，他必须知道使她怀孕的是怎样一个男人，否则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帮助她。如果她和那个男人只是误会，他可以替他俩讲和，使之重归于好。要是那个男人纯粹是个混蛋，那么他会劝她把肚里的孽种打掉，然后身心轻松地去找一个心爱的男人结婚。

蚊帐里传出轻轻啜泣的声音。她明白了，他只是帮助她，并没有要她的意思。不错，谁肯要一个不相识的怀孕的女人呢！她是一个不幸的女人。要是父母健在，她决不会陷入这般绝境。她很小的时候，父亲死了，她和母亲被婆家赶了出来。至今她记不清那个地方，母亲小时被人贩子拐卖，举目无亲。母亲带着她乞讨流浪，想往大地方走，可是走了多少个日日夜夜，还走不到山外。在一个圩亭上，一个卖山货的胡子拉碴的汉子眼直勾勾地盯着她俩。后来，汉子成了她的继父。新家躲缩在大山的皱褶里，两间破旧的草屋，一片荒芜的院场。附近只有七、八户人家。事前继父穷而不能婚娶，他的父母带着香火断绝的悲叹仙去。精神压抑损害了他的健康。她的母亲和他睡了几年，没有生下弟妹，不久，母亲就被折腾死了。继父一度燃起的希望被浇灭。他变得阴沉古怪，那呆滞目光常常使人大吃一惊。她长到十五、六岁，一个月里的那几天姗姗来迟，没有任何人给她谈过这些。她惊惶失措地用破布包了灶灰去对付那些粘乎

的发腥的东西。后来常常腹痛得想打滚。她虽然发育得不好，旁人却看出了她日趋成熟的端倪。继父的眼里生出一种异样的神色，往往把她名字宝英叫作“梅娘”，把她错认作她的母亲。那时她还未意识到，继父得了一种怪病，隔天半日的神经错乱。同村一个青年曾对她怀着奢念，当他从屋边走过，与她搭讪时，被继父发觉，一把利斧从屋里飞了出来，那青年差点儿没被劈成两半，惶惶落荒而逃，从此没再来过。继父象一条凶犬，无时不紧盯住她。看着村里的几个青年都已先后成亲，她忧郁成疾，脸上苍白无血。然而，更大的不幸接踵而至。暮春的一天傍晚，她做完活，端一盆暖水进入自己房间里专心致志地洗澡的时候，透过门缝往里偷偷窥视的继父突然撞开木门，将她扑翻在床上，她身子后仰的当儿，头碰在墙上，眼冒金星，神智混沌一片。当她清醒过来时，他已经离开她的房间。以后又有几次，趁着她睡着的时候，他弄开房门，突然之间就扑向她来。她稚嫩瘦弱，无法抵抗。仿佛一叶新草，饕餮的牛舌朝它猛地一卷而来，光气浪就把它掀倒了。她不明白，他这些粗野的行为是否都发生在他神经错乱的时候。有一次，他故技重演的时候，她就手操起一条木棒，照他脑壳就是一下子。他的额头肿起一块青包，疼得放下她，悻悻然走开。好一段时间，他不敢再贸然造次。然而，她突然发现，每月里的那几天很长时间不来了，小肚也日渐的见沉。难道这就是要生孩子的那种事情吗？她嚎

啣大哭了一场，于是，背着继父出走了。

她把这些告诉了刘常，但是不肯说出她那个村子的名字。宁肯死，她决不回去。刘常打了一个长长的冷颤，好半天说不出话来。真是个不幸的女人！看来，只能帮她把那孽种坠掉。

刘常这样想着的时候，她赤脚走了过来，眼角的泪珠象明净的秋露。他是她遇到的第一个好人，无论他要不要她，她都感激他。她在他身边坐下来。

他挺坐起。她便顺势倒进他的怀里，感觉他哆嗦了一下。他感觉到她柔软的肌肉和热烘烘的气息，不由自主地抱住她瘦削的肩头。突然，他被火灼了似的，一把将她推开，站了起来。不能乘人之危！他必须证明，他不是别人污蔑他的“摸女人大腿”的那路货色。他是他自己！

她捂着脸，回到床上去，尽量不使自己哭出声来。一缕青蒿火烟儿窜上楼来。马在楼下喷了个响鼻，火塘通红的炭火逐渐黯淡下去。夜越发深沉，山林又传过来一两声嗷嗷的野物的嚎叫，象山鬼狰狞的笑，象老妪伤心的哭。

四

虽然他们骑在马上，高过马头的茅草上的露水还是把他们的裤管打湿了。黑骗马大汗淋漓，稍歇下来，便

是一股刺鼻的味儿。面对着波浪一样翻滚的高低起伏的山山岭岭，刘常眉头紧锁。他唯一的办法是把她带到林场场部去，由领导出面来解决她的问题。可是，他老感到没有把握。让她去医院做流产手术，得让林场出具证明。而掌管公章的，恰好是他厌恶的那个游大任。他担心难过这一关。

当年一个偶然的招工机会，他和游大任进林场当了司机。游大任虽然工作和品行有诸多毛病，但凭借出身优势，乘场部仅有的两个团员超龄离团之际，跻身入团，一跃而为林场青年团的寡头。刘常于政治上虽无进展，而工作却努力要胜游大任数筹，逐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。如此，各得其所，谁也没能给对方造成一个居高临下的势态。然而，时运之神突然拉了游大任一把。一九七四年的一个难忘的夏夜，刘常吃过晚饭，一个工友跑来告诉他，游大任要入党啦！党员大会正在讨论呢。他愣住了。意外的是，党支部竟会让游大任漏夜入党！

二百瓦的刺眼灯光从会议室的窗口泻出，会正开到要对游大任表决的时候，刘常往窗口鱼附过去，露出半截身，大声说：“我有意见！”把众人目光拢了过来。他激动地说，游大任当团员都不够格，怎么能入党！工作贪精学懒，挑路好的出车，空档乱轰吓唬行人等等不说，单说思想品德就够丑，自吹别看他个头黑小，若恋爱保准一举成功，窍门自然有：登记之前给她下钉子，不愁煮熟的鸡能飞！刘常一气兜出许多有人证的游大任的丑

陋来。里边的游大任如坐针毡，脸红一阵白一阵。支书老胡不得不站起来打断刘常的话，笑咪咪地表示欢迎刘常提意见，并将慎重对待群众的意见。刘常气恼地走了。

原来，老胡开会几天，领来了一个紧急的政治任务：上头对党的组织年轻化建设最近有了新的指示，要求各级基层组织到这个月底止，一定要有二十五岁以下的党员，一定要有二十五岁以下的副书记。而林场刚好是空白的，现在离月底只剩两天了，完不成任务书记挨批评不说，还有可能挨撤职！支部要被通报！所以，谁来当这个年轻党员，这个年轻副书记，都无关紧要，问题的实质，是对待上级党的指示的态度……

当晚，游大任不但获得支部大会通过入党还同时当选为党支部副书记。并同时报送上级党组织审查批准。政治成功意味着权力在握。按照那段历史的风尚，游大任既是副书记，理所当然被委任以副场长之职。事后，游大任私下曾对刘常阴冷地说：“你对我不服气？好嘛！不过，对党组织也许你得服从！”这些带威胁性的弦外之音常使刘常心惊肉跳。

五

刘常和山妹宝英到达林场场部时，日将至午，正是人们放工归来的时候。所有见到刘常和他身后的那个瘦